



家回

著文欽許

家 回

著 文 欽 許

角 四 價 實

行 發 局 書 新 北

版 初 月 九 年 六 二 九 一

版 再 月 二 十 年 六 二 九 一

自序

這里所寫差不多都是實在的情形，是在八九年以前經過的。我所知道當時「伯林」所遭逢的自然還要繁雜點，這里只是摘要記錄罷了。自信所記的並非只從多方面中摘取幾方面，是從各方面中摘取其要。雖然所謂「要」，無非憑我個人底主觀，或者已於不知不覺中有偏重也未可知，但那不是我底本意。

「伯林」所遭逢的這些早爲我所知道，數年來往往於無意中碰到和在這些裏面的相像的人，相當的事，相同的情形，總就聯想到當時的「伯林」。而現在的「伯林」也爲我所深知；又以爲他的所以爲他這些是很有影響的。於是不知不覺地爲了這些已在我底腦中形成了個

問題。

一個多月以前，我還在赤城，功課已經十有八九結束了，因為可做旅費的教書錢還沒有發來，仍得留在那里，就開始了寫這些。可是寫得不到一半，還只一萬多字罷，算是已放暑假，旅費也就有了，依着各種暗示，須就到這里來了。到了這里，想就繼續寫成，以便做別的工作。却因輪船火車地奔走以後，一時心緒安靜不下。原有的興致已失，覺得好像是件完全被動的苦工了，中止又覺不甘，因之發生了一種懊惱的反感。然而勉強了一時，就復得到興致，終究已於隆隆的砲聲中寫就，這在現在想來，在我也可以算是一種酸味的喜歡了。

一九二六年八月八日的砲聲中，許欽文，槐蔭。

目 錄

一	決定出門	一
二	預備就道	七
三	附件	一五
四	下江的逗遛	二三
五	新天船上	四一
六	馬村底口外	五七
七	訪平康里	七一
八	北支車上	八五
九	到了目的地	九三

一〇	博士帽·····	一〇三
一一	寓所裏·····	一一一
一二	楊旅伴及其他·····	一二五
一三	回家·····	一三一

一 決定出門

「究竟去不去呢？」

「只得去罷。」

伯林這樣回答他父親底問話以後，室內突然靜寂了。他們是在伯林父親底房裏，這時房內只有他們兩個人。

所謂「去」是到東三省去，去做什麼却並沒有定，只是有個在那里的從事鐵路的姓朱的已經答應了伯林底父親，如果伯林到那里去，准可由他安插。

這時在伯林底家鄉松村，對於秀才，舉人等所謂「進」了「學」的雖然仍很尊重，因為科舉已經廢得好久，而且和外洋的交通日益便

利，物價增了又增，生活一天不如一天地困難起來，中產人家一家一地衰落了，只有在銀行界的程芝升和他底兩個兒子，在洋行界的周六四和毛南屏，以及在交通界的朱煥唐很是得意，年年多錢，時時買田，在松村人底心目中，他們比誰都有聲勢了。

程芝升本是個錢莊裏的夥計，因為虧空了無力償還的錢，不得已逃往北都。後由同鄉的紹介，在一個銀行裏得了個小小的位置，漸漸地升佔得個重要位置，收入多了，於是如心地培植他底兩個兒子，如今兩個兒子各在銀行界佔得重要地位，他自己居然是個又有錢又有勢的老太爺了。

周六四和毛南屏本都是雜貨舖裏的夥計，毛南屏且還是在鄉下的雜貨舖裏的，都因為做了不好的事，被人辭退以後好久找不到事，不得已冒着險到外洋去，漸漸地得意起來的。

朱煥唐，就是在東北省底交通界的，原是伯林父親底學生，在伯林底父親看來，他底國文並不很好，可是在那里混得幾年就做了站長了，穿着六十塊錢一件的呢大氅回來，不但使得一般不得意的羨慕不了，還於無形中促進許多學生努力用功呢。

他們底各種經過伯林底父親知道得很詳細。因為科舉已經廢除，他不能再去考舉人，以為自己無法出山，只好希望兒子了。伯林是當大的兒子，所以對於他希望得格外切，時時爲他留意前途，朱煥唐回來的時候也就打聽他，託他。他既答應了爲伯林安插，所以報告了這事以後，就問伯林究竟去不去。在伯林父親底腦中，早存着非往外從事銀行，洋行或者交通不足以發展的成見。朱煥唐所答應的實是求之不得的事，本來無須再懷疑。但是東北省是在三四千里以外，伯林不會到過那里，也不會走過那樣遠的路，就是他自己也是這樣，不免放

心不下。然而這究竟是難得的機會，有了可以達到所希望的的機會而不進行還再希望什麼呢？所以雖然「究竟去不去呢？」是問的口氣，却含着決定的語氣，而且現着希望伯林順從這意思的神氣。

這時伯林二十歲，已在師範學校畢了業。在未畢業的時候怕得畢業以後強迫他在小學校裏服務，或者追還所免的膳費，因為在小學校裏當教員至多只有二三十元一月的希望，不滿足。然而畢業以後固然並沒有人來強迫他到小學校裏去服務，而且想去也沒有地方可去，那怕是十多元一月的。伯林很能領會他底父親這意思，因他很明白當時松村底情形和自己家中日窘一日的狀況。所以說是「只得去」。可是去了以後怎樣實在毫無把握，只是茫茫然，渺渺然，不敢毅然斷定。而且平時雖然總以為非出門去不可，以為出了門才有希望。到了真要決定出門却不免怕起來了，所以又加上一個虛疑口氣的「罷」字。然

而靜寂了一會兒以後，他底父親就這樣說了：

「那末我就給你籌集旅資，預備行李罷。」

二 預備就道

伯林開始整理行李，也就開始感到離別家鄉的悲哀了。他先收拾書籍，以爲字典必需帶走，英文的也得備一冊，於自己沒有什麼用處的可就分給弟妹等，或者送給朋友。

「許多參考書怎麼辦呢？」他想。

這確是一個問題，如數帶走是辦不到的，因爲行李只得帶一隻箱子，一個舖蓋，至多再帶一個小網籃，無論如何裝不上。可是這些書實在隨時需用，也是不忍拋棄的，因爲多是很不容易地弄來的。

「墨盒當然帶走，可是銅尺，水鍾和筆筒怎麼辦呢？」

這確也是個問題，固然行李不能多帶，而且不能裝上分量重的東

西，否則行李票上過了額定的重量，這樣長的旅途，運費要比買價貴得多了。而這些東西伯林都已用慣，不忍離身了，可都是由金屬製成的，很重。

手工器具也是個難解決的問題。伯林並不想再去做手工，可是日本式的鋸，搖鑽，細木鋸，鋼鋸和多方可用的鐵錘早都用慣，變爲日常必需的用具了，然而都是又笨又重的。

在練習竹細工的時候自己製成的十一件的黏土細工的用具，還有靠手板，還有袖稱，雖然並不是切要的用具，但都是喜歡而且不忍拋棄的。——「怎麼處置呢？」

由手工器具伯林聯想起風箱，小風爐和鐵鉗等東西來了。風箱和小風爐都是由他親自做成的，鐵鉗等也都是由他很費力地購得的。這些都是在他十七歲的時候因爲想發明一件車水機的農具而設置的。那

時他看了過山龍的吸酒器，以爲由此推廣可以發明一種極有用處的車水機，就是能使水從低處流到高處的農具。——把這直徑尺許的大過山龍掛在豎在石頭船的木幹上，這船沿着田岸搖去，可使需要水的田得到充分的水。——他以爲這利器成功以後農夫可不再在炎熱的夏天勞苦於車水。他打算先用洋鐵片做成一個直徑寸半大的來試驗。因爲要釘錫，他特地先做成一個小風爐。因爲要打風，他又先造成一口風箱。剛釘好了許多洋鐵管，正想連合起來實驗，却已在物理書上看到了關於過山龍的流體力學的原理，知道像過山龍一類的東西只能把水從高處搬到低處，並不能使得從低處向高處流，這車水機是沒有成功的希望的。

這些東西反正不能帶走，實也沒有帶走的必要，想到以後立即解決，可是伯林就又多了一個難堪的感覺。

一想到這些東西伯林就想去看看牠們，也就走到存放牠們的地方去了。

小風爐仍由一條小洋鐵管和風箱連接着，鐵鉗歪斜地躺在風爐底旁邊，許多洋鐵筒堆積在風箱的一邊，各種東西上都蒙着一層灰塵。伯林捏了風箱底柄不由地抽將起來，試看壞了沒有。一經抽動眼前就飛滿了灰塵，他連忙停止動作，並且倒走了幾步。

「我將和牠們分別了！」這樣想了，伯林不忍再看牠們，旋轉身子就向另一面看去。看了一周，他憶起往時在這里遊嬉的情形來了。

這是間寬大的空屋，連接着兩小間堆積間。自從七八歲至十二三歲，伯林一散學總就到這里來遊嬉。一邊裝着秋遷，一邊裝着扛稱竿權當的鐵竿，有時掛起樓棚來臥着宕，那是多少有趣呀。冬天還在這里點雪燈，塑雪菩薩，春天則糊風箏。

「這屋我也將和他分別了，不知到了什麼時候才能再在這里？」固然做事去不能像在讀書時地過了一個學期就回來，而且去的地方又是那樣遠。希望就得回來麼？那是不行的，他底堂兄弟蘭生因為出去做事過了不過三個月就回來，被人叫做「回淘豆腐乾」，都說他是沒出息的，父母也都討厭他了。

伯林決意把不便帶走而又不忍捨棄的東西收藏在錢櫃裏，這是個用厚木板製成的長大的錢櫃，一向歸他儲藏玩具等物。然而一打開了錢櫃底蓋，許多問題又發生了。

他對於兩千多枚古銅色的寬永錢——由他自小積存，一錢串成，很長，很有趣，——並不戀惜，就作三份均分，分給他底弟妹了。以為以後所應積存的是整包的銀元，並不在乎這種銅錢了。可是對於整串的當十錢和整副的卅字錢覺得爲難了。這些當收集時委實不容易，